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李如梓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

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薄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實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為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為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

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强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為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州牧故下請孫皓

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蚤孫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内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門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

内非之容為作謡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絶故貽是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還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為晉律薨贈太宰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冲曰皋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冲乃粗下意

續晉陽秋曰初文帝令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内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何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為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已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為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沖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為鎮

東引為從事中郎

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耶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為穽於國中也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寗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寗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為周威

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冑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徵為琅邪國上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為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儋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還右衛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密期拔

至尊出事覺被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逖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以衆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顒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為未洽

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忤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欵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瑶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

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

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惟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纎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二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好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蒱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蒱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作荆州時敕船官悉録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

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孫統存誄叙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碁品曰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

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那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温別傳曰温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荆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温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幾那得速尚書臯陶謨一日萬幾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為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為揚州從民譽也

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

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糾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為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荆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皋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克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為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叙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

當有大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兖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叅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别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桮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而卒

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

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鄭玄家奴

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邶栢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

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遥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傅嘏所知吏部尚

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

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廼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魏氏春秋

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

嘏以明知交會

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州潁陰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

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絶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賛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賛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奥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

不能究後樂廣與顔清閒欲說理而顔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顔注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爲世名論

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厷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韲噉鐵

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剌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鬲也心下為膏

庚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

狄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

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

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篤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道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

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琅琊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綽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術字秉甫第四女適遐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

無不歎服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

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洛嗟不能自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 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慼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養生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蝨著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言盡意 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 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下都王

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早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翣如生

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

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年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示謝於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已並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深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

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回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為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為道包籥者

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緼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曰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

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强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决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遥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遥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遥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

當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遥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遥論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遥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遥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絶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遥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浩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强學人作爾馨語劉惔

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

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道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

竹林七賢遁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脩萬善功不為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詢也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苟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

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逸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

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渉有逸才善言玄理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娶太康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　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　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

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

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使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脩智

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積漸歸支意甚不平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於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從横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

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絶歎以為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温遂及義理

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閒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為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崤謂二陵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

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嶠函帝王之宅君其愼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弟子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

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遥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

言洛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恢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比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

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文士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著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跡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跡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

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

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己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叙本理孫麤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茍子來茍子王脩小字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

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

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屬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海遠高悟冥賾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燃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易

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峄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言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徵異故並載之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琅邪王納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時永言

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禄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彦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乆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叙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儁朗有

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叙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叙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奥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

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荆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祇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荆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羮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為論

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荅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后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權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沖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兗州記曰準有儁才大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
聖旨受兹介福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早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后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磩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時人互有譏訾思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

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遣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於家謐見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早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

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常與俗士相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辱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朞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巵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

孝悌之性其詩曰既啟斯慶仰説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一作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皆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

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廣退筆難廣廣不能荅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録於斯為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凡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敳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敳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

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別見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幽思篇者阮孚別見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

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荆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户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着晉漢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畧曰静漢末祟世之交爭

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況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退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曰見

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黄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然求通即通比之於理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

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才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

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慎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於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

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佳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稱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

論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歎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

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二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為負版絝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

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

續晉陽秋曰宏爲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爲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旣歸公命宏同載衆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投

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丘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

尉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儁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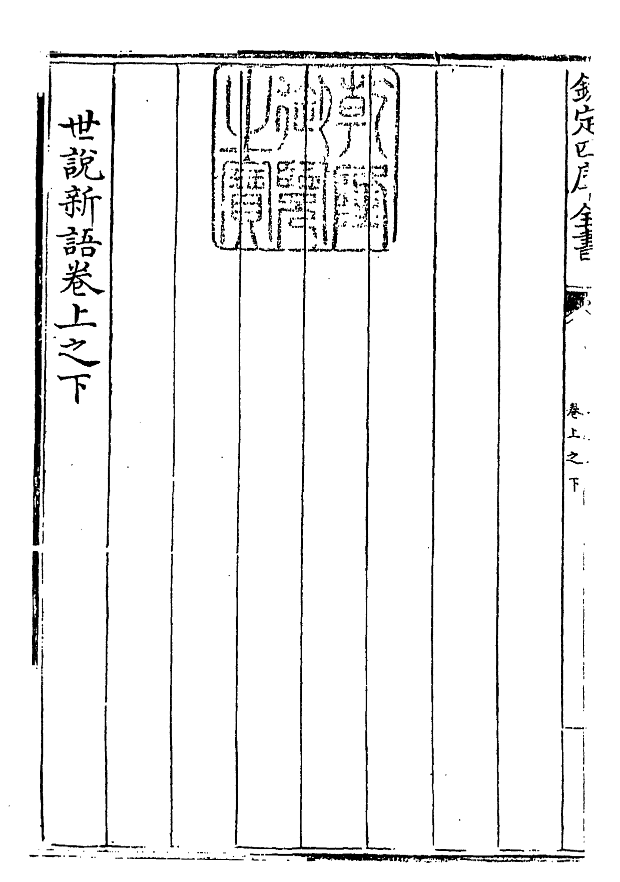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兖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興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於以誄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於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

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記室參軍孟昶別見為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遁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為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夺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　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　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　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劉　瑨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

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

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勑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慼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

華嶠譜叙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 魏志曰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淮妻太尉王淩之妹坐淩事當并誅 魏略曰淩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淩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宜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淩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决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

使者徵攝甚急淮

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荆州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焉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

亮冠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于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鋭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泰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内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

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于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泰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

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謇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

封郯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見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凌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于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

拔劒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劒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電晦冥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

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為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千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

及顗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顗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

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陳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他人能令

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荆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荆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吴勲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輙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

在客曰向来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内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

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乃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强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

器識仕至
左衛將軍

向雄爲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横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黄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来而君臣之義絶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絶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内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黄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内温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吴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

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内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内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王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

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貂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道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歴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為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雲別見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

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

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内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别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没既上

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絶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遥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歘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産父曰春煖温也願休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

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敳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

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

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

帝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協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摭典故以何為實且從

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栢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聞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彪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虨虨別見恢兒娶鄧

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榮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

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

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為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巡踈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為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為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蚤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

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
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
顗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太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
門外與顗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顗曰君
年少希更事未有大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
而為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
澄為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
敦仗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
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
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荆州文武二十人積
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
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鬬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

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不孝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

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白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横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耶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耶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横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弈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横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劒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孔坦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踈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内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

餘不亭侯愉少時甞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

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甞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録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晋諸公賛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

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譛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荊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詣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叙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

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厀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别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

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勲也臣無與焉帝有慚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為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虨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冰相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

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閒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鬬戰者以溫為將也　桓甚有恨容劉尹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虨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

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闇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已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

州刺史父挺潁川太守頠仕至大司馬參軍 頠以剛直見踈嘗聽記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為烏程令胡奴陶範

小字也陶侃别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歴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禄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温别傳曰温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巳

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啟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滎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廨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荊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隠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王坦

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𨜷上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𨜷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温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摴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

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彦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之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大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敳歷位内外簡退著稱歷黄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户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敳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

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寳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黄門郎距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寳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宫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藴女諱法恵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荆州刺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甯已見令二人共語張因正坐斂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

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即甯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江表傳曰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

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閑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别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

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泰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泰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泰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

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譏世祖患之乃發

口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取楊駿女駿誅以相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

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爲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顔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顔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鬬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一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兾

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為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巳欲以分謗王不為動色

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

欲来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閒事

祖士少好財阮遥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遥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有詣

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鑒字子良永興長父裴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咍臺大鼾

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啟參佐名裒時直為參軍不掌記

室也

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為傖）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遥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

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

佳設曰晏渐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曰晏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曁陽平太守晏頽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兖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

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黄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

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帢憑兩人來詣丞相和覔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三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

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

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勑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溫稱為鳳鶵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

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為温所誅惛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為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温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温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内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會

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

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斅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

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後来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溥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太傅

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爲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

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髙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鋭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曽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晋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晋陽秋曰獻之雖不脩賞貫而容止不安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堅遊魂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

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爲徐州故云使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譸張玄叔父安曾爲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

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閤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太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桮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桮酒自

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束晳慢戲之流文士傳曰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踈廣後也王莽末廣曽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踈之足以為束氏晳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曽為𢿛賦諸文文甚俳諿三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甞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来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早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叙寒温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竒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荆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乗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荆州劉表待之賔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為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為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士虛心

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鬬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

傅曰夏侯泰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

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歡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

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狄虜欻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晻晻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

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怨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

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

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茌平人師懽家傭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且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死謚明皇帝

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

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

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傅嘏極貴重之謂之甯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

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其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

克當相用爲荆州旣而忘之以爲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彦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

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荆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

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荅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忼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酈寄貴友見譏況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覩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

九日温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温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厠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歎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温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逵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

硎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為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勲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荆

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温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温後果如惔所算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蒱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賨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温别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温衆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温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苻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

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絶乃遣告晉曰已爲晉君于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氐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

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秘書監歆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爲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

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藴王忱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爲王緒所間終成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

置郡于鄳陰是時脩十餘歲胡之每出嘗于籬中見而異焉謂脩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脩長又為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脩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户宜資令學問脩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荆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脩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脩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

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荆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黄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為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為荆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諸寶劒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劒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翦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栢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榦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潔雅正寛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榦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恒撫髀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廢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于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

車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耶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莞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北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

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已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

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戎為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泰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

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玄會嘏濤

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奕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祕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生五子秉洽式亮悅也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啓

事曰吏部郎史曜山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絶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于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

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爲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

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湛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

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
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
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歎服
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
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閒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
任城人幼孤為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
貴甥外祖母意以魏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
外祖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
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
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
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
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舒容範閑雅殆盡其妙毓歎
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
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

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絶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兖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裵徊懸鼓之待槌

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令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黄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

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楊烏之儔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俊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按蔡所論士十

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沖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漠少以清識為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邠妻武周女生粹宏漠

非王氏甥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蓀八王故事曰蓀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登歷清職仕至侍中爲長沙王所害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于君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

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竒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葢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

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埶傾動一府敦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為名裴邈

彊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興長才洎大才邈清才也

世説新語卷中之上